

悼念福武直教授

陆学艺

福武直教授对中国人民、中国社会学界有特殊的感情和特殊的爱。中国人民、中国社会学界对福武直教授也怀有特殊尊敬的感情和特殊的爱。

早在福武直教授青年时代，他就深入到中国苏南农村进行过社会调查，并写出了《中国农村社会结构》这样一本至今仍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著作。1979年夏天，当他得悉中国在1979年恢复重建了社会学这门学科之后，他马上组织了日本社会学访华团前来中国，会见中国社会学界的同行们，贡献建设和发展中国社会学的意见，沟通中日两国社会学家的交流渠道。福武直先生回国后不久，就亲自创建了日中社会学会，并出任第一届会长。10年来，在福武直先生的倡导和支持下，中日两国社会学家进行了广泛友好的交流，增进了友谊，加深了相互了解，交流了学术信息资料，受益良深。1980年1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社会学研究所。为了支援这个中国社会学重要研究阵地的建设，福武直先生决定把自己数十年积累珍藏的图书和资料共4033册无偿捐赠给社会学所图书馆，供中国社会学界的同仁们阅读使用。

近年来，很多中国的社会学工作者访日，都受到福武直教授和日中社会学会的热情接待、多方关照。1985年11月，我受甲南女子大学上子武次教授和宫城宏教授的邀请，第一次访问日本。到东京后的第二天，福武直教授就在百忙中组织日中社会学会的同行们与我们会面，共同探讨中日两国农村发展问题，福武直教授自己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给我留下了美好深刻的印象。当晚，回到宾馆，我对我的同事说，福武直教授真是一个热爱日本也热爱中国的好朋友。

1987年2月，我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同年3月，以青井和夫教授为团长的日中社会学会第二次访华团来访，我和王庆基副所长负责接待工作。青井和夫教授带来了福武直教授对我们研究所同仁的问候和祝愿，我们也请青井和夫教授回国后向福武直教授转达我们的感谢和问候，并再一次邀请他能在有便的时候来我们研究所访问。1988年6月我接替何建章教授担任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此后不久，就接到福武直教授来信，信中说，他已把捐赠给社会学研究所的第三批图书托运出了，并告诉我们，他将在秋天来华访问，提出想先访问北京，然后去西安和四川，自四川乘轮船游览三峡，到上海后回东京。听到这个消息，我们研究所的同仁们都很高兴，并马上作出了安排，准备迎接老朋友福武直先生的来访。到了秋天，福武直先生函告我们，因年金审议会要开会，与原定访华时间冲突，他不能来访问了，大家都很怅然。

老朋友再次见面的机会终于到来了。1989年3月，以福武直教授为顾问，青井和夫教授为团长、柿崎京一教授为秘书长的日中社会学会第三次友好访华团成行了。3月23日，福武直教授到达北京，我和李国庆到飞机场迎接他，天下着小雨，有点冷。我们向他问候，并建议是否加件衣服，老教授风趣地说：今天又一次很顺利地到达北京，心情很高兴，不觉得

冷。当晚我们送他到民族饭店住下。第二天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社会学界的老前辈雷洁琼教授就会见了福武直先生，我在旁边作陪。两位教授在一起讨论了社会保障问题。以后，全国人大另一位副委员长、中国社会学会会长费孝通教授也亲切会见了福武直先生。中国的这两位社会学界的老前辈，国事公务很忙，但只要福武直先生来北京，他们都要接待他的。

3月28日，我们社会学研究所专门召开大会隆重欢迎福武直教授和日中社会学会访华代表团全体成员。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刘启林先生代表胡绳院长向福武直教授赠送了他亲笔写的条幅。社会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何建章向福武直教授发了聘书，聘请他为社会学研究所名誉教授。福武直教授愉快地接受了聘请，并且即席发表了很动感情、很亲切的讲话，诚恳表示，要继续为中日两国的友好往来尽一切努力。社会学研究所为了表彰福武直先生无私奉献的精神，专门把他赠送的书刊单辟一室编目陈列，设立“福武直文库”，当天请福武直教授亲自剪彩开幕。中午，社会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特地自己动手，包了饺子，以家礼款待日本朋友。午后，两国学者分组展开学术交流，我和福直先生都在农村社会学组。福武直先生说，这些年来，他不能下乡作调查了，但仍关心农业、关心农村，他认为中国的乡镇企业很有前途，是解决农村问题的一条路子。福武直先生和日本朋友在社会学研究所一天的活动，我们全部录了像，这盒录像带现在成了珍贵的纪念资料。

3月30日，我陪同福武直教授和日中社会学会的先生们离开北京去上海访问。在上海受到了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大学、复旦大学的社会学同行的欢迎，同他们进行了学术交流。在上海期间，福武直、青井和夫、柿崎京一教授还同我商讨了要开展中日两国社会学家合作研究的计划，还商谈了中国一部分社会学工作者参加日中社会学会的问题，按照原定日程，福武直教授最后要访问苏州和吴江，去看一看他40年前曾经作过社会调查的苏州农村。4月2日，我陪同福武直教授一起上了由上海到苏州的列车。在车上，先生拿出了前几天研究所聘请他为名誉教授的聘书，对我说：“我从东京大学退休以后，就不再授课了，另外，我原打算这次访华是最后一次了，但我接受了你们的聘书，我就要履行我的职务。明年吧，明年我就来讲课。”先生为帮助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而不辞辛劳的诚挚心意使我深受感动，立即向他表示了谢意，并且同他商讨了明年来华讲学的具体课程，商定就请先生讲《日本社会结构》。我对先生说：明年你来讲课，不仅我们研究所的博士生、硕士生会来听，有许多在京的社会学工作者也会来听你的课。教授说，他回东京之后要作点准备。可惜，福武直教授这个良好的心愿竟没有能实现。

我因为接到无锡老家的来信，我哥哥陆毓麟被汽车撞伤，住进了医院，要我回无锡照顾，所以，只好向福武直教授说明，请他原谅，并请沈关宝博士、陈婴婴女士代我陪同福武直先生到苏州访问，我则在火车上与先生告别，继续乘车去无锡。火车在苏州站停了，我送福武直教授下车，并请他先行，但他执意不肯，久久伫立在车厢边，一直等到火车开走。想不到这次分别竟成了永诀，先生伫立目送我离开苏州站的形象至今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里。

福武直教授仙逝而去了，但他的学术、他的为人、他的诚挚、他的无私奉献精神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他所从事的中日友好事业特别是由他开创的中日两国社会学界友好合作交流事业将世代进行下去，让我们继承福武直教授的遗志，把先生未竟的事业办好。

1990.3.15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